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二十六章 鵬化

斷腸遺字，癡付青禽；薄命餘生，痛埋黃土。夢霞讀此書後，驚定轉生疑竇。憶曠昔之夜，月冷燈昏，曾親香澤，雖玉容慘淡，眼角眉梢，親見深深鎖幾重幽怨，而丰神玉立，心跡冰清，愁恨之中，乃不減其天然媚態，固絕無一分病態也。今幾日耳？何遽至抱病，病亦何至便死？此中消息殊費疑猜。如書言，則方我歸時渠已為病魔所苦，我火急歸心，方寸無主，臨行竟未向妝台問訊，荒唐疏忽，負我知音，彼縱不加責，我能無愧於心乎？所異者，彼可愛之鵬郎，平日間碌碌往來，為兩人傳消息，凡其母之一顰一笑、一梳一沐，無不悉以告我，獨此次驟病，亦為緘口之金人，不作傳言之玉女。鵬郎何知？殆亦受梨娘之密囑，勿泄其事於先生，書中故有恐誤歸期之言也。嗚呼梨姊，汝果病耶？汝病果何如耶？汝言病無大苦，真耶？抑忍苦以慰我耶？初病時不使我知，今胡為忽傳此耗，則其病狀誠有難知者矣。嗟乎梨姊，汝病竟危耶？今世之情緣，竟以兩面了之耶？天道茫茫，我又何敢遽信為必然耶？夢霞此時，目注淚箋，心馳香閣，自言自語，難解難明，欲親往一探，而無辭以藉口，行動未得自由，聽之則心實難安。從此言笑改常，寢食俱廢，幾有見於羹見於牆之象，不得已賦詩二律，以相寄慰。 苦到心頭只自知，病來莫誤是相思。

拋殘血淚難成夢，嘔盡心肝尚愛詩。
錦瑟年華悲暗換，米鹽瑣屑那支持。
知卿玉骨才盈把，猶自燈前起課兒。
江湖我亦鬢將絲，種種傷心強自支。
應是情多難恨少，不妨神合是形離。
琵琶亭下帆歸遠，燕子樓中月落遲。
一樣窗紗人暗泣，此生同少展眉時。

吟箋疊就，鳥使未逢，欲寄相思，惟餘悵望。蓋此時梨娘方在病中，設貿然以此詩付郵，烏能直上妝台，逕投病榻？不幸為旁人窺破個中秘密，且將據之以為梨娘致病之鐵證，梨娘將何以堪？是欲以慰之，而反以苦之也。況乎二詩都作傷心之語，絕非問病之詞，病苦中之梨娘，豈容復以此酸聲淒語，再添其枕上之淚潮、藥邊之苦味！籌思及此，夢霞乃擱筆輟吟，不作一字之答復，惟將梨娘來書反覆展玩。有時拍案驚起，仰天呼號，有時枯坐竟日，不言不笑，非病非癡，家中人亦莫測其因何也。如是者三日，夢霞固無一刻忘梨娘，惟癡望玉人無恙，速以大佳消息，慰我淒涼。豈知木筆驕春，才借題紅之筆；梨花葬月，突來飛白之書。值元旦之良辰，得情天之凶耗。爆竹揚灰，不報平安之竹；桃符作怪，竟為催命之符。嗚呼！梨娘竟死矣。

梨娘死矣，吾書今須述梨娘死前之病情與夫死時之慘狀，然記者於此，實不忍下筆。吾字未成，吾淚已濕透紙背。蓋梨娘之死，極天下之至慘，事雖與吾無關，而人孰無情？天乎何罪？多情如梨娘，多才如梨娘，命薄於雲，身輕若絮，埋愁壓恨，泣血椎心，一旦玉碎珠沉，香銷魂化。奈何天裡，不能久駐芳顏；前度人來，無復相依倩影。茫茫後果，鴛鴦空視長生；負負前緣，蝴蝶遽醒短夢。吁可痛已！以才盡之江郎，寫傷心之情史，箋愁賦恨，痛死憐生，握管沉吟，枯腸寸斷。情根不死，低頭願拜梨花；文字無靈，寄恨徒憑香草。伊人結局，絕類羣兒；鰥生不才，欲為股浩。叩碧翁而無語，碧海沉沉；起黃土兮何年，黃塵莽莽。可憐知己無多，況出飄零紅粉；漫說干卿底事，不教狼藉青衫。吾本個中人，誰非有情物，為梨娘哭，更為普天下薄命女即之如梨娘者哭。聲聲帶恨，字字斷腸，想閱者諸君亦願陪此一掬同情之淚也。

梨娘之死，其事至可奇，而其情至可哀。蓋梨娘固不可以死者，且又可以不死者。不可以死而死，可以不互而竟死，則情實誤之。古今來癡女子之死於情者亦多矣，顧未有如梨娘用心之苦者。未病之前自知必病，既病之後自知必死，死而情可已，事不可了。故力疾作書以與夢霞，諄諄以後事相囑托，而又吞吐其詞，若未必果死者。蓋彼之意，固不欲夢霞知其病，更不欲夢霞知其死耳。此書也，在他人視之，為病中之書，在梨娘視之，即絕命之書矣。

自是以後，病勢日危一日，時而清時，時而昏惘，旦夕之間，其態萬變。家人見狀相顧失色，醫藥祈禱均無效，而梨娘至此，水漿不入於口者，已兩星期矣。骨瘦如柴，顏枯如鬼，又加以嗽，益不能支。自知不起，即亦無慮，萬念皆空，瞑目待死。顧病者無求愈之心，而家人希望之心乃與病而俱增。鎮日忙亂，如午衙之蜂，而卒無補於萬一。梨娘病中，厭與人語，戚黨之來問疾者概行謝絕，即家中之婢媼，輕易亦不令其望見顏色，帷中悄悄，日侍其側者一鵬郎、一筠倩也。

筠倩見梨娘病情大惡，終日隨侍不去，捧湯進藥，皆躬親其役，若欲與萬惡之病魔，爭此垂死之病人者。梨娘殊不欲言，扶持一切，自有鵬郎及秋兒在，萬不敢以此猥瑣之事累及吾妹，而益重吾罪也。筠倩聞言，益涕泣不肯去。梨娘乃長歎無語。嗚呼，自梨娘病臥以來，筠倩心滋戚戚，未嘗有一日離於病榻之側，襟袖間淚痕時濕，惟不使梨娘見之耳。而梨娘對之，乃不能如從前之親熱，雖病中心緒不佳，亦不應淡漠若此。筠倩於是憶及前以婚姻問題，致兩情微有不慍，其言若此，似尚未能去懷，或者此番病根，即種因於此，亦未可知。筠倩默念至此，悔恨不勝，祝望益切，其心謂若梨娘而克愈者，吾猶可以自贖，脫不幸而竟死者，則吾實殺吾姊。此恨不啻終天，欲懺悔而無從矣。筠倩作如是想，益不肯稍弛其調護之力，以為補過之謀。噫，豈知梨娘之心，實有不可以遽告筠倩者。今見筠倩若是其懇摯，益不自安，齧被忍痛，惟求早死一日，早免一日之苦。嗚呼，慘矣！

燈光撮豆，枕淚傾潮。梨娘徹夜呻吟，筠倩衣不解帶，達旦不寐。強之睡，不可，則亦聽之。一夕，病勢突覺銳減，嗽亦間作，神志清明如曩日。筠倩心竊喜。梨娘謂之曰：「妹厚我甚矣，我恨無以報。妹妹亦弱質，能有幾許精神？疲勞如此，不將與我俱病耶？今我病已覺少可，倦而思睡，今夜毋需人伴，妹亦請自安睡以資養息。」筠倩猶徘徊不去，梨娘再三迫之，乃回房就寢，斯時室中尚有鵬郎在也。

鵬郎自梨娘病後，輟學侍疾，終日依依牀側，曾不少離。雖幼不解事，而孺慕性成，亦知保護其病中之母。母憂亦憂，母泣亦泣，淚痕時暈其小頰。是夕見病勢突減，亦不覺喜形於色，就燈下弄釵，口唱小歌以娛其母。梨娘呼而語之曰：「汝倦乎？倦即睡。」鵬郎急曰：「我不倦，我須俟阿母睡著乃亦睡耳。」梨娘笑曰：「癡兒，我若永遠不睡，汝亦永遠不睡耶？我竟長睡不醒，則汝又將如何？」鵬郎不解其語，但以目視梨娘。梨娘語時，微合其眼，若欲睡者，鵬郎遂默無聲，恐多言以擾其安眠也。半晌，忽又呼鵬郎，命取牀頭一小箱。箱以玳瑁為之，小僅盈尺，製作絕巧，乃閨閣中用以藏貯妝飾品者也。鵬郎取至，置於枕旁。梨娘曰：「啟之。」既啟，則中有錦箋一束。梨娘一一檢閱之，閱畢，令移燈近前，輒舉而就火焚之。鵬郎驚而撲救，已盡為灰燼矣。繼命攜箱復置原處，將地上紙灰收拾淨盡。時夜已午，視梨娘神色如常，並無變態，鵬郎亦倦極，乃和衣睡於其旁。

鵬郎既睡，鼾聲旋作。約二小時，梨娘忽大嗽，鵬郎睡夢中聞聲驚覺，視梨娘兩眼直視，十指撫心，急氣塞喉，喘聲如牛，狀至可怖。連呼阿母，搖首不答，幸燈燄尚未盡熄，乃急起拔關出，至筠倩寢門外，直聲呼曰：「阿姑……阿姑……阿姑速起！……阿母病又大變矣！」其聲高以促，雜以哭泣之音，筠倩亦驚醒，踉蹌披衣出，隨鵬郎入視。時梨娘嗽方大作，喘絲不絕如線，若畢命即在俄頃間者。筠倩見狀，手足無措。移時忽作倒噎，若喉間有物欲躍出者然，急以盂承之。梨娘遂大吐，驀覺一陣腥，橫衝鼻官，吐畢就燈視之，則滿盂皆血也。筠倩大驚，幾欲失聲而訝，再視梨娘，氣息奄奄，顏色慘白，微言曰：「我覺喉間有腥味，盂中得毋有異否？」筠倩曰：「無之，皆痰耳。」語時以目語鵬郎，令速藏盂，復取溫茶半杯與梨娘嗽口。

時天已大明，家人皆起，咸來詢夜來病狀。入則見筠倩與鵬郎皆已成為淚人，知必有變，相顧錯愕。筠倩搖手令勿聲，囑鵬郎靜守，已則往尋其父。家人亦隨出。筠倩含淚述病狀，言黃昏時病勢似殺，餘亦就睡，天將明，聞鵬郎泣呼，驚起入視，見彼痰喘甚急，旋咯血一盂，嗽止而面無人色矣。家人聞之，皆咭舌不能答。崔父立遣急足召醫生。醫至診視畢，出謂家人曰：「心已

竭，危象立見。草根樹皮，無能為力。速理後事，恐彌留在半日間耳。」語已，返其酬金，乘輿而去。

至是家人咸知梨娘不救，各失聲哭，崔父亦痛揮老淚，楚囚相對，開闢一淚世界焉。有頃，筠倩收淚起曰：「徒哭無益，今病者尚省人事，醫言亦胡可遽信？一線生機未絕，或者祖宗有靈，念此後老翁稚子，事育無人，冥冥中挽回其壽命，則疾尚可為也。脫果絕望者，則預備後事，在所不免。衰落門庭，無多戚族，誰來弔唁，又誰來襄理，衣衾棺槨，均須妥為購置，夫豈一哭可以了之者？」崔父曰：「筠兒之言是也。為今之計，姑入視病者，察其有無變態，僥倖得有轉機，便是如天之福。」言已，與筠倩入，家人從之。